

# 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對話、研議和發展

## 教科書研究與分析講座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1 年 03 月 03 日（星期六）10：00~12：00

地 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604 會議室

主 席：甄曉蘭（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

陳麗華（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出席人員：甄曉蘭、陳麗華、楊國揚、彭致翎、王立心、詹美華、何思暐、劉欣宜、宋雯倩、陳儀宏、王雅玄、李素君、朱美珍、唐淑華、李麗玲、陳玲璋、李輝奕、蘇琇敏、曹雅惠、陳珮璇、翁琦惠

記 錄：翁琦惠

一、主 題：教科書研究與分析講座（一）—議題決定

二、主講者：陳麗華（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三、導讀內容：詳見導讀稿

四、回應與討論：

（一）王雅玄教授

師資培育這部分，我覺得前面教師的和平教育素養，我對這特別有感觸，因為這特別會被忽略，可能老師也覺得本來就應該和平！我們現在沒有什麼和平教育的素養，因為總是被當成理所當然，也沒有很強烈的理由要去做；而現在老師很少有和平素養，如果想細一點，很多老師對學生其實是言語暴力的，或者是說不是體罰，而是對學生講話有很酸的口氣，跟學生之間是敵意的。大學的師生之間感覺比較好一些，而中小學師生間感覺會釋放很多敵意，而造成很多的對立。這地方老師很可能覺得具有和平教育素養，而沒有將其連結在一起。我們如何去推和平，就是要從反面去想，有沒有暴力的行為出現。小朋友從幼稚園其實就接觸暴力（敵意），而讓她覺得就是要用這種方式去對待別人；因此從小到大她就沒有和平方面的美德與素養。我覺得這方面很容易被忽略。

（二）朱美珍副研究員

我是想說剛剛陳老師所講的和平建構、能力指標這些東西，我想有幾個名詞是不是有在場的老師能有個清楚的界定？公民素養？多元文化的能力指標？而和平教育似乎跟多元文化的指標有點相似，甚至大一點的公民素養是否重疊？和平教育的素養有沒有什麼獨特性？跟別的教育有什麼區隔？

→陳麗華教授回應：上回曉蘭老師有報告過，因為我們多了一塊歷史記憶與傷痕，其它很多和平教育甚至牽扯到環境教育，而現在很多困惑是我們的詞語界

定，剛剛你提到的獨特性，我們之前在寶菁老師在報告時有提到「療愈你過去的傷痛傷痕」，這種歷史記憶的部分，這種多元文化教育好像比較不會去提到。〔朱委員：這樣會比較消極嗎？〕不會阿，你要先把傷口清瘡，才能積極面對問題(一種和平的文化)，因為和平教育還跟靈性有關。

### (三)李麗玲助理研究員

我覺得談到後來，如果談到自我或者是對人，會跟品格教育有點像，就像一些典範人物，它可能就有大愛，他對所有人創造一些典範下來，但是在比較私人生活中，尤其像一些運動傷害或是像一些言語傷害，這又會返回到個人的品德；所以在講到這個指標或素養的時候，跟品德(格)教育會不會有些重疊。

→麗華教授回應：就像剛講的，它很多概念其實都跟很多東西重疊，就像在講品德教育時，也是跟很多人重疊。

### (四)唐淑華教授

1. 其實如果從人與他人這方面看，他其實都在處理人與己、與他人，其實品德與和平的確有一部分有關，但我覺得從人與他人看，談到戰爭，就像剛提到的運動這一塊，他其實涉及一些更深層情感面的區塊，它可能涉及到嫉妒、或是別人跟我不一樣的差異部分我該怎麼去面對，有一些方式是我忽略他、但有些就會發生衝突，而衝突就涉及到有沒有溝通、容忍、包容的能力，所以它的確會有一些品德的東西跟著出來。
2. 剛談到的繪本，我剛好國科會在做青少年的閱讀，而這些閱讀通常在回應一些 disquisition，那就涉及到學生就會問一些如何跟別人建立一種和平的關係，而又保我自己的價值的問題；我覺得有一些東西看起來不像，但卻是一些很棒的材料，像我最近大量在讀青少年文學，我看到「戰馬」，他就是用一匹馬的觀點去看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它裡面呈現了一些很棒的價值，例如：我們為什麼要用戰爭的方式去解決問題？其實可以溝通的！它裡面有一些場景，戰爭的人是需要有雙方合作的經驗，但是可能過了一個小時後，我們又要戰爭了。在這材料中也提到當我們面臨差異或資源分配不均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那這對我們學生而言，要如何維持世界和平，這是可以跟生活經驗互相呼應的，如果沒有去談比較深層的東西，而只是去看表面它有沒有談戰爭是看不出什麼東西，但其實他背後有一個核心價值就是我們面對差異或是面對資源分配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跟別人共享。

### →陳麗華教授回應

1. 所以這種融入的教學能教到剛提到的深度要如何去引出來，教學者才能把這些東西帶出來。你剛說的例子，讓我想到族群關係有一個很有名的實驗，有一個夏令營讓兩隊學生在許多活動中互相競爭，到了一段時間後，就把營區內的水源與電力切斷，而要維護的話是需要兩隊互相合作的，因此兩隊需要一起同心努力；如果要建立好的族群關係，其實是需要建立一個更上位共同

努力的目標，因為通常我們是各有各的利益，所以我們彼此廝殺，敵意就會出現。像我們有時候做類似教學不是只在讀書，做類似這種活動也不錯，它有很多的設計在裡頭。而剛提到音樂、語文、社會也可以融合成一個方案，其實我們可以弄統整的課程，在各領域知識中做學習，剛剛淑華老師說得很好，很多事情是要更核心的去看內在價值。

2. 回到體育林書豪，如果有人願意從體育運動中去找 case 中討論，為什麼體育課不好好的教許多東西，而只是在打躲避球，應該討論運動精神上的和平。

#### (五)何思暉副研究員

其實運動原本的核心價值是在於和平，在希臘奧林匹亞，競爭的過程是要完成和平的追求。我認為說剛剛提出來的疑問，應該回歸到不管是否跟道德、倫理或多元文化等都會有相關，我們的本質是在建立學生如何面對和平、非暴力、非壓力的核心概念，那是從心理層次去建構的，不管是從哪個角度切入，讓它回歸到生活層次會比較好。

#### (六)陳麗華教授

請問曉蘭老師，剛剛有人提出我們和平教育跟其他領域品德教育、多元文化、公民素養、環境教育到底有什麼差別？如何在 K-12 來融入能力指標？

→甄曉蘭教授回應

1. 要去處理指標又是做文章的事情，而不是一種價值、一種訴求，我剛看到自然科融入學科的部分，Green Peace 可以融入自然科，它也有強調環境上的和平，NGO 也有在處理這一塊的問題；剛剛講到的關連性。
2. 我們在去年讀書會有提到，多元文化本身重點是對文化理解、對他族的尊重，而 Peace 是在追求一個很高的訴求，對處理過往的傷痛，而多元文化是不處理的；在共構教科書時，有一些社會領域在處理和平教育時，有時候會很認真去處理非和平事件，且比較擴大的是，我們可以進入教室討論親人或同學之間的和平，原先和平教育最開始的是訴求國族與國族之間的戰爭處理，有很多機構是從這邊著手，處理 past pain。可是我們有談到很多教科書我們在處理的時候到底是教和平還是教戰爭？其實我們常常是教戰爭，因為我們在談的時候，很多從 identity 這個議題出發的時候，記得我們在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座談時，以色列的 Ruth 老師有談到 identity 的部分，過去的戰爭、傷害歷史拿到教科書來談的時候，又是再深刻的刻畫族群的對立，所以他們企圖要跳開這種情緒，deal with the pain，要追求和平的時候要先去處理這樣的情緒，我們很多時候都不敢碰這種情緒上的問題。所以如何去經營一個和平的世界，現在很多人的努力是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只有這樣的資源；但我們放到學校教育時，我覺得要隨著不同教育階段與需求，要從自身到周遭，從家庭到學校群體，但不能用這替代原先我們談和平教育時更大的 issue and goal，我覺得這就是 human being 的 welfare，追求人類福祉最高層次的訴求。
3. 所以我覺得和平教育是不同層次，不是每個都只有談到一點，但是我們不能

只看到小的而不是看到大的 picture，那這個東西還是不能建立一個全人類福祉的圖像，但我不是否定。

4. 在過去我們讀書會讀的時候，就有不同的界定；我會稍微抓一個 Memory or 傷痛 or historical，如果是拉到家庭、族群、多元文化時開始也是，像在美國談到多元文化教育，非裔過去跟現在的經驗，雖然都是共同一塊土地上，現在有非裔、亞裔、拉丁裔，都成為美國國民，有許多不同種族間的相處、如何被不平等的對待這都是需要被處理的，如果不處理就無法被和平的對待。

→陳麗華教授回應：深層的地方事要處理的，要「抵抗遺忘」，跟多元文化教育不太一樣。不是把過去的傷痕來經營我們的仇恨或來當作抵抗的資本，而是不遺忘他，而去重新整裝再出發。那這個東西好像是其他領域沒有討論到的部分。我們在探討這東西時，有時候還會跟人權教育有關，就像是你沒有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和平就是假和平，所以有一些壓迫的東西是不公平的問題，我們在教育一段時間後，我們都有一些不同的主題或不同的概念來討論，每個人會跟其他人重疊，但重疊是正常的，因為人類的生活是無法被切割的。

#### (六)唐淑華教授

回到剛才曉蘭老師講的，國族之間的，那是不是代表我們現在做的這個，我們要去定義的時候就做國族之間的？這樣就可以區隔跟別的領域不同；例如談戰爭就談戰爭就好，不要又談到校園霸凌等等，因為我覺得這事有關係的，但是如果區隔，就談最核心的。

→甄曉蘭教授回應：這也是我們碰到的兩難，因為我們剛談的和平教育，有關組織的努力是看到各國不同的戰爭而來，包括 GEI 共構教科書的努力，都是要處理跨族群、跨國的問題；當和平教育要融入學校時，就會有不同的 practice，而不同的 practice 的切入點也就不同，我們原先寫的 proposal 剛開始最關懷的是社會科、歷史教科書這一塊(共構教科書)，不僅是史觀的部分，還有崇高訴求的部分在裡頭，如果說這部分要處理或老師們要處理的話，我們會從國科會的部分來切入，在對研究生處理時，我們可以開放很多多元性。

#### Part 2

(一)陳麗華教授：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覺醒，編輯者、審查者的觀念也會影響到教科書，我學生時候的教科書充滿了仇恨。

→唐淑華教授回應：我剛回想一下，對各個國家的刻板印象，在我成長經驗中可能不是從課本來的，而是看到相關的影片，我曾看過南京大屠殺的影片，我就對日本感到很反感，而這種資訊多元的角度，當我們有機會看到別的国家來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時候，你才會知道原來大家都痛很同一件事。像我看到龍應台的大江大海時，我就對老兵多了一份同情，所以我就覺得這是資訊一種多元角度的呈現。回到課本，有一陣子我看歷史課本，就舉最近 228 的例子，我們的

教科書通常不會呈現有情感的敘述，所以學生對這種的東西是沒有感覺的，都要透過老師的講述才會知道事情發生的緣由。學生通常不會有什麼國族的概念，他們得到的情感部分不會從教科書中得到。

→陳麗華教授回應：對，的確是這樣，但以前的教科書會呈現的比較尖銳，現在的教科書會讓學生有與我無關的感覺。

### (二)甄曉蘭教授

其實剛好教科書文本或是教科書編輯的部分都很關鍵，這牽扯到不同史觀的部分，那從什麼角度切入來寫學校裡頭的歷史教科書、讀本。這也是我們鼓勵學生做教科書分析可以做跨國的比較，也不一定要做海峽兩岸，如果有興趣可以做英國的部分，因為英格蘭、蘇格蘭跟愛爾蘭複雜的關係，他們的課綱、教科書如何教歷史，這是一個很大的議題。而要如何追求和平化解仇恨，學校教育裡要怎樣教過去的歷史，它可以不要講政治史，包括庶民文化史、生活史等。這是為什麼我們常常說教科書很有趣，可是我們常常沒有做的很有趣，做的太窄了。我們也很感謝教科書研究中心願意支持這樣一個研究，其實是可以擴大教科書研究的議題範疇，其實人類文明史從中處理或是從很多部分，不一定要從政治史。

→陳麗華教授回應：因為我們的歷史教科書過去是很多國族主義的措辭，而現在是中性的，我覺得我們的歷史教育還滿失敗的，因為我看美國的歷史教科書，例如說南北戰爭，他們會去找一些民間的人寫得書信等人所寫的這段歷史，很多是出於人道關懷、從小老百姓的角度來看。

→朱美珍副研究員回應：我覺得好像不能歸咎到教科書，我們要回到課綱怎麼制訂，因為教科書是依據課綱來編的，如果課綱可以更鬆綁一些，更解構這些概念，那很多東西都是可以納入的。

→陳麗華教授回應：以前教科書跟課綱是同一種東西，而現在是不同的，而我們現在審查也是審太多了。

### (三)楊國揚主任

當然剛剛麗華老師所提到的，其實我們現在教科書常常要的是標準答案，不管什麼都是一樣的。我最近看到一個美國哈佛的公開課程「正義：一場思辯之旅」，他不會直接告訴你答案是什麼，而是讓你自己去思考。所以其實有時候教科書中有很多教學的案例，事實上老師的教學裡頭，他會告訴學生當和平是沒有衝突的時候是OK的，但是當需要抉擇的時候是有很多衝突與爭議的，其實到最後是抉擇。我們常常會指責納粹大屠殺是不對的，但是我們換個角度想，如果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我追求我這族群最大利益的時候，他覺得犧牲更多人來保住自己族群；而如果從猶太人角度來看當然是覺得錯的。這個觀點我們回應到現在很多觀點上，如中東、非洲的戰爭。談和平教育如果從教科書來看，我想有很多老師想講或是很多價值是無法寫進教科書的，且有許多情感面

是無法寫入教科書的。我們教科書在處理伊斯蘭教的觀念錯誤是來自於編者，而我們對穆斯林的了解也僅也是從西方書籍來的，我們有時候是刻版複製了西方既定的一種思維，那我們並沒去做價值上的澄清與審核。

→陳麗華教授回應：所以我們要教科書分析，像以前被抗議的問題都可以拿出來討論。

#### (四)甄曉蘭教授

1. GEI 最近有一個計畫，叫做 Euro-view，歐盟國家中的歐洲圖像，他們也希望看到他國教科書中的歐洲圖像。我們的視野如果拉高看各國的歷史觀點，那就會很有趣。教科書研究真的可以做得很有意思，這些議題來處理可以用更高的視野來看待、批判反思，就會有更多的自覺。
2. 教科書的標準答案，是因為很多教師、家長等都不喜歡教科書的未定論。教科書也是政治，決定什麼是合法的知識。我們這研究是挑戰平常視為理所當然的部分，而和平教育應該是更高的價值。

→陳儀宏（師大博士生）回應：在講到和平教育的話，最重要的是在歷史這部分，也就是在清澹的部分。如果說我們教科書是很客觀的呈現一些東西，我們去看教科書裡頭的數據對學生來說反而是去注意的地方。

#### (五)朱美珍副研究員

我們在教科書裡頭常出現一些很正確的價值觀，例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但剛剛聽了楊主任講的，我覺得和平教育所追求的產生衝突時，有所高低差別時，我們會如何處理？

→甄曉蘭教授回應：我們去年讀書會談了很多和平教育的衝突的議題，甚至我們在講正面或反面的看法，實際上在處理，很多努力都要找到 a new way out，所以衝突的議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conflict resolution），在認同的部分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像現在是個全球化的時代，在實際面時還是會碰到兩難，而中間也有所選擇，而 safe harm 也是被值得討論，而且這需要更多的對話、溝通與嘗試。

→陳珮璇助理回應：Safe harm 這個概念是哈佛大學教授 David Perkins 提出，通常我們討論議題時，常常會有衝突發生，safe harm 是因為要保有自己的 safe 而造成別人的 harm，過度的防衛機制；這也是最常發生的，例如：鄰近的兩個國家為了水源，就會為了自己的 safe，而去造成別人的 harm，透過公民的和平是比較有可能去解決這樣的狀況。

→陳麗華教授回應：自保過度，妨礙到別人。那姑息主義是否也是 safe harm？

→甄曉蘭教授回應：對阿，其實像希特勒在歐洲可以造成這麼大的傷害，有很多國家就是姑息主義，讓自己國家不要被捲入。我上次在 UCLA 在訪問時，剛好

碰到以色列的學者，他在以色列那邊，就是用水資源的議題來討論。以巴在水資源是大家都要、共同關心，那如何共同努力讓大家都 safe？這些都很重要，必須努力讓我們雙方都獲益。我是覺得現在越來越是個全球的教育，我們要去 find a new way out，而不是陷入過去只顧自己，而歷史教育也是，但史觀其實很難撼動。

→陳麗華教授回應：和平的確是一個比較上位的目標，常常會跟國族、愛國有衝突，所以他是一個選擇，像反戰時被派去戰場的人而不敢開槍，有上位價值概念與忠於國家是有衝突的。和平教育確實常會讓人覺得打高空。

→甄曉蘭教授回應：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和平教育放入學校後會從生活週遭開始處理，因為你就活在這個當下，或是社群、學校等，那你怎麼實行 Peace Education。

#### (六)楊國揚主任

剛剛提到的戰馬，兩國的戰爭卻要去救那隻馬的時候，是兩個人一起合作的，當下的價值是高過於仇恨，而最後還是開始打戰，如何讓整個社會去認同和平的價值難度是很高的。

→陳麗華教授回應：溫馨的小插曲時而有之，但是不是常態。

→甄曉蘭教授回應：其實很多人是在追求和平的，其實在臺灣這些年來，社會科的爭議不斷，就史觀來說，到了媒體就又變成政治議題。

五、散會：12:20。